

# 四川才子 (本文插圖刊第45頁)

## 郭沫若的愛與恨 (二)

巴山

### 東渡瀛洲求學

#### 初到日本的愛國詩

現將郭沫若初到日本時的幾首愛國詩選錄於後，供讀者賞析：

飛來何處峯？海上布繆繆。  
地形如渤海，心亨繫遼東。

——寫於一九一四年六月

哀的美頓書巴西，銜冠有怒與天齊。  
問誰牧馬侵長塞，我欲屠蛟上大堤。  
此日九天成醉夢，當頭一棒破痴迷。  
男兒投筆尋常事，歸作沙場一片泥。

——寫於一九一五年五月

一碼立孤塚，楓林照眼新。  
千秋遺恨在，空效哭秦人。

——寫於一九一五年

#### 實業救國立志學醫

一九一三年元月，天津陸軍軍醫學校在四川

招生，郭沫若參加了考試，被錄取了，十一月六日到達天津。

學醫並不是郭沫若的愛好，而他是要作一個跳板，借此跳出四川，到更廣闊的天地裏去。郭沫若在《初出夔門》中說：「只是視為一種方便，那是因為軍醫學校是官費，連旅費也不讓自己出一個錢，好借此以離開四川而已。」因此到天津後，一旦發現軍醫學校不能使自己滿意，學醫的念頭就動搖了。郭沫若從四川到天津，他是第一次乘輪船、乘火車，一路上他看到墨壘的高山，滾滾的長江，平坦原野，心情十分激動，感到無處不新。郭沫若入校複試剛剛完，他就乘火車到北京找他大哥郭開文，想另找出路。不料他大哥却不在北京，這時郭沫若抱着冷冰冰的心，他感到路已斷絕了；怎麼辦？回四川，改行經商，留在家裏代替父親管理家務？郭沫若說：「把什麼夢想，什麼野心，什麼自負的念頭都消掉了。有生以來像那時的、那樣的失望是沒有經驗過的。」

#### 東渡日本勤奮求學

事情真奇怪，那知有這麼好的運氣：十二月

二十七日，他大哥的朋友張資瑜來訪，說受他大哥之託，把郭沫若帶到日本留學，明天就走。正如郭沫若在他《少年詩稿》中所寫的：「久欲奮飛萬里遊，茫茫大願總難售」真是喜出望外。

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，昏暗的北京車站月臺上，列車徐徐啓動，沿着京奉線經過山海關時，郭沫若目睹這東端萬里長城的高峻城壘，想起了明末人的那些英雄氣概，實在嘆服古人志節和財力之偉大。火車到達奉天後改乘安奉鐵路的日本火車，好像是一步就跨進了異國。郭沫若沉思着，然後他說：「願我學歸來，仍見國旗鮮。」一九一四年的新年，從南韓的釜山渡海東行，一月中旬，抵達日本東京。居住在東京郊區小石川大冢，入神田日本語學校補習日語以及「突擊」基礎知識。為了實現「實業救國」、「富國強兵」的宏願，他用盡力氣，發憤讀書，「實在是拚了命」，開始了他「一生中最高奮的一段時期。」結果，在一九一四年六月，不上半年的功夫，就成為官費生，考上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。

有了官費，欣喜之餘，在一九一四年的夏天

，他與同鄉高年級學生吳鹿萍相約到房州的北條洗海水浴。北條地處海濱，是日本旅遊勝地，那是水平如鏡，天高海闊的地方。在嬉水沐浴之時，他親眼看到這裏日本的許多軍艦枕戈待旦……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，所以當時他寫下了「飛來何處峯？海上布繖爐。地形如渤海，心事繫遼東。」這首詩；不難看出郭沫若已覺察到迫在眉尖的戰爭危機，表達了他對祖國可能即將遭到侵略的焦急心情。

事實表明，郭沫若的焦慮並非「杞人憂天」。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，日本政府利用英、美正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，向中國北洋政府提出條約「二十一條」，妄圖一舉佔領中國。五月七日，日本又向中國政府下了最後通牒，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給予答復。郭沫若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面目，也點燃了他愛國反帝的怒火。當天，郭沫若邀集了幾位同學憤然離開日本返回祖國，要求投入抗日救國鬥爭；同時寫下了：「哀的美頓書已西，銜冠有怒與天齊。問誰牧馬侵長塞？我欲屠蛟上大堤。此日九天成醉夢，當頭一棒破痴迷。男兒投筆尋常事，歸作沙場一片泥。」這樣怒火衝天的詩句。

郭沫若等人抵達上海時，獲悉袁世凱已經屈從了日本的無理要求，他十分痛苦。含着悲憤的淚水，他獨行於上海的街頭，一時不知何去何從，最後還是於十一日重返日本。

一九一五年七月，郭沫若從東京第一高等學

校醫科預備班畢業，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第三部本科，與在該校第二部學工的成仿吾初次相識。兩人都「抱着富國強兵的志向，幻想科學救國」，「又都有着對文學的狂熱」，有着共同的志向，因此一見如故並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

### 郭沫若「詩的覺醒期」

#### 從外國詩感受美悅

郭沫若的「詩的覺醒期」他說他明確地記得是在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年）開始的。那時他還在四川成都高等學堂讀書。他從學校的英語課本裏讀到美國詩人朗費洛的《箭與歌》，由此，他第一次揭開了「詩的面紗」，認識了這位文藝女神的眞面目。後來他在《我的作詩的經過》一文中曾談到他讀《箭與歌》時的新奇感，並寫下了這麼一段話：「那詩使我感覺着異常的清新，就好像第一次才和『詩』見了面一樣。詩的原文我不記得了……但那大意我是記得的。那是說，詩人有一次射過箭，箭飛去了，但後來又發現着，在一座林子裏面；詩人有一次唱過一首歌，歌聲飛去了，但後來又發現着，在一位朋友的耳裏。就這樣一個簡單的對仗式的反復，使我悟到了詩歌的眞實精神，並使我在那讀得爛熟，但絲毫也沒感覺着它的美感的一部《詩經》中，尤其《國風》中，才感覺着了同樣的清新，同樣的美妙。」

現附上朗費洛的《箭與歌》，請讀者欣賞，也可在此詩中得到一些啓發：

我向空中射出一枝箭，  
不知它落到那裏；  
它飛得好快呵，  
眼睛跟不上它的踪跡。  
我向空中吐出一隻歌，  
不知道它落到何方；  
誰有這樣尖、這樣強的眼力，  
能追上歌聲的飛翔？

很久很久以後，在橡樹上，  
我找到了那枝箭，還不曾折斷；  
還有那隻歌，也被找到，  
從頭到尾藏在朋友的心間。

郭沫若所說的他的「詩的覺醒」，是站在較高的程度上來講的，並不意味着他過去的詩完全處於蒙昧狀態；郭沫若的「詩的覺醒」不過是進入了一個飛躍發展時期而已。但他受到詩的啓蒙，應當是印度大詩人泰戈爾。

#### 泰戈爾對郭的影響

郭沫若初到日本那年，在英語課讀物中，第一次見到泰戈爾這個名字。第二年他又買到了英譯本《新月集》。這本充滿童稚的想像和純眞的感情詩集，一下子就使郭沫若迷住了；泰戈爾把他從他懷疑的貪婪、罪惡的世界，帶到了神奇、天眞的兒童的新月之國裏去，從泰戈爾詩中，他感受到了詩的美的無比歡悅。

一九一三年，泰戈爾獲得諾貝爾獎，名聲遠

揚，世界各地出現了「泰戈爾熱」。從此以後，凡是泰戈爾的著作都設法拿來閱讀；有關泰戈爾早期的詩和戲劇，他幾乎全都讀過。郭沫若在異國，自己感到很寂寞，心情沉重，內心加倍感到悲苦。郭沫若在「泰戈爾來華的我見」中說：「最徬徨不定而且最危險的時候，有時想去自殺，有時候又想去當和尚，每天只把莊子和王陽明和《新舊約全書》當作日課誦讀，清早和晚上又要靜坐。我時常問我自己：「還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來執着這個世界呢？還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個世界？」郭沫若在《我的作詩的經過》中說：「我真好像探得了我『生命的生命』，探得了我『生命的泉水』一樣。每天學校一下課後，便跑到一間很幽暗的閱書室去，坐在室隅，面壁捧書而幽誦，時而流着感謝的眼淚而暗記；一種恬靜的悲調蕩漾在我的身之外，我感受着涅槃的快樂。像這樣的光景從下午二、三時起一直要綿延到黃色的電燈光發生的時候，才慢慢走回自己的岑寂的窩所去。」由於郭沫若深受泰戈爾的影響，從他的筆端就流湧出了許多詩篇，如先後為安娜而作的《死的誘惑》、《新月》、《白雲》、《離別》以及「牧羊歌」等，明顯地看到了泰戈爾的痕迹。

### 泛神論思想的產生

郭沫若說：「因為喜歡泰戈爾，又因為喜歡歌德，便和哲學上的泛神論的思想接近了。」郭沫若在《創造十年》一書中說：「我由泰戈爾的詩認識了印度詩人伽畢爾，接近了印度古代的《

烏邦尼塞得》（《奧義書》）的思想。」「泰戈爾的詩」，首先當然是指《吉檀迦利》，與其他詩集比較，它最完整地表現了泰戈爾的哲學；其次是指《伽毗百吟》，這是印度中世紀詩人加皮爾（郭沫若稱為伽畢爾、伽毗）的詩，是由泰戈爾英譯出版的。郭沫若認為，無論泰戈爾、加皮爾，他們的思想都導源於古印度的《奧義書》。因此，郭沫若和泰戈爾在泛神論思想上，就有着共同的內容：他們都認為神創造萬物，包容萬物與萬物同在；人也是神所創造，並在自己積極的現實中體驗神的本性，最終回到神，獲得最高的幸福。

郭沫若在少年時代就掌握了我國古典詩歌的形式，從四川到日本初期，他寫的詩都是舊形式，沒有尋找到新的形式。泰戈爾的散文詩，打開了郭沫若的眼界，他「驚異」於它的「散文式」，開始了學寫散文詩了。

### 海涅激發的愛情詩

在泰戈爾之後不久，郭沫若又接觸了歌德、海涅等大詩人的作品，都給了他不同程度的影響。海涅的更富有人情味的愛情詩給他的影響極為深刻。開始時郭沫若接觸的是歌德的傳記《詩與真》，也就由這些開始接觸到海涅的詩歌，首先是他的早期的愛情詩。他特別喜歡海涅的《歸鄉集》中的第十六首並把它譯成中文，向朋友們朗讀

洋之水，  
縹渺映斜陽；

阿儂雙坐打漁房，  
情默默，意淒涼。  
暮靄升，海潮浪，  
白鷗飛渡來而往；  
自卿雙愛眼  
玉淚滴千行。  
千行玉淚滴卿掌，  
而我跪在膝之上；  
自卿白玉掌，  
欲淚入肝腸。  
自從那時消瘦起，  
靈魂已為鍾情死；——  
不幸的夫人呀！  
將淚來毒死我矣。

這首詩，是郭沫若一九一五年翻譯的。郭沫若看到海涅的詩與泰戈爾的味道完全不同；海涅的詩有着「豐富的人間性，比起泰戈爾的超人間性來，我覺得更要接近自然。」

郭沫若受海涅的影響是深刻的，對他和安娜的愛情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催化劑的作用。郭沫若在他同安娜發生戀愛以後，這種愛情幫助他深刻的理解了海涅的詩，更使他偏愛泰戈爾和海涅。如郭沫若所作的《離別》、《維奴司》等，就有着熾烈的感情和「豐富的人間性」，它既似泰戈爾的，但更像海涅式的。

自從郭沫若接觸到泰戈爾、歌德、海涅等人的作品以後，他又重新煽起了熱愛文藝的心火，

使他一直受到遏制甚至曾決心克服的對文藝的愛好，突然間強烈地表現出來。

郭沫若由於傳統文化的禁錮，使他感到種種壓抑和痛苦，他由「海棠香園」的樂山來到「巴蜀文化」的中心成都，進了成都最高學府又報考天津醫專，最後索性離開傳統故土，遠涉東瀛，走上了一條尋求中西文化相結合的道路。當時，西方流行的各種文藝思潮和各種文學流派他都接觸過、吸取過，而且對他的作品產生過不同程度、不同方面的影響。

他為泰戈爾詩深沉的哲理、濃鬱的抒情而動過心懷；

為歌德詩的深邃和奧妙，喚醒了心中的「女神」，煽起了陣陣的狂飆；

為海涅的沖淡，彈奏出了琴弦上的生命和激情；

為惠特曼詩的博大而坦露開胸懷，在陽光下燃起生命的火花。

郭沫若在致宋白華論詩的著名書信中說：「我想我們的詩，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、詩境之純真的表現，生命源泉中流出來的（樂曲），心琴上彈出來的（曲調），生之顫動，靈的喊叫，那便是真詩、好詩，便是我們人類歡樂的源泉，陶醉的美醞，慰安的天國。」

### 用文學去喚醒同胞

### 沸騰火山鬱熾爆發

一九一八年五月，接替袁世凱的段祺瑞，竟與日本內閣簽訂了「陸軍共同防敵協定」和「海

軍共同防敵協定」，讓日本軍隊大批進入我東北；同時，頻頻向日本乞求借款，不惜大量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；如此喪權辱國之行徑，中國留學生忍無可忍，立即全體罷課。半月後又派代表回北京、上海從事請願和宣傳。郭沫若參加了罷課運動。就在這年的夏天，郭沫若由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業，升入福岡九州帝國大學醫科。

一九一八年對郭沫若來說是重要的一年，進入了新的學校；經濟的窘迫給他全家生活帶來極大的痛苦，無吃無穿，竟然被房東趕了出來而搬到臨海一家小屋子住。這時候郭沫若非常眷念自己的祖國，他給父母寫了書信和詩，信中寫到：

「不久行將除夕歲末，豫想家中團圓之樂，恨不如鶴鳥之有翼冒雲高飛，一飛飛到吾父母前也。」

郭沫若給父母的詩中寫到：

除夕都門去國年，五年來事等輕煙。

壺中未有神仙藥，贏得妻兒人掛牽。

寄身天地太朦朧，回首中原嘆路窮。

入世無才出未可，暗中誰見我脛紅？

身居海外偷尋樂，心實依然念故鄉。

想到家中鷄與肉，口水流來萬丈長。

郭沫若的愛國、愛家鄉，實在是發泄民族的鬱滯、個人的鬱滯，想搞文學又不能如願，滿懷愛國熱忱，却被人誤認為是「漢奸」。因此，郭沫若這時在身心上感到極度的苦悶。當時，他寫了一首題為「夜哭」的舊體詩，詩中寫到：

有國等於零，日見千戈擾。

有家歸未得，親病年已老。

有愛早摧殘，已成無巢鳥。

有子才一齡，鞠育傷懷抱。

有生不足樂，常望早死好。

萬恨摧肺肝，淚流達宵曉。

悠悠我心憂，萬死終難了。

在稍後寫成的「夜哭」、「死」和「春愁」等詩篇中，更表現出對「黑夜」和死亡的傾慕：

黑暗的夜！夜！

我真愛你，

我再也不想離開你。

我心愛的死！

我到底要幾時才能見你呢？

郭沫若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春，是他最苦悶的時期。這種苦悶，是他強烈要求反醜惡的社會現實而一時還找不到出路的反映。這是郭沫若的詩的爆發前的苦悶。「五四」運動發生後，郭沫若個人的鬱滯和民族的鬱滯，就如同沸騰的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。（未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 
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  
六五三一·五〇八四二〇  
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  
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 
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